

在文字里邂逅

高群书★作品

四大名捕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西风烈 / 高群书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13-0793-4

I. ①西...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1879号

### ● 西风烈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 · 项竹薇

作 者 / 高群书

责任编辑 / 文锋

特约编辑 / 张秀琴 苗水芝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 1000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60千字

印 刷 /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978-7-5113-0793-4

定 价 / 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6051 传真: (010) 64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在文字里邂逅

他们

高群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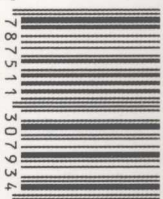
四大名捕





定价：35.00元

ISBN 978-7-5113-0793-4



9 787511 307934 >

# 西部

四大名捕

这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片，燃烧的西风裹挟着一群涉猎的男人。

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警匪片，连杀手也会让人泪流满面。







电影小说★西风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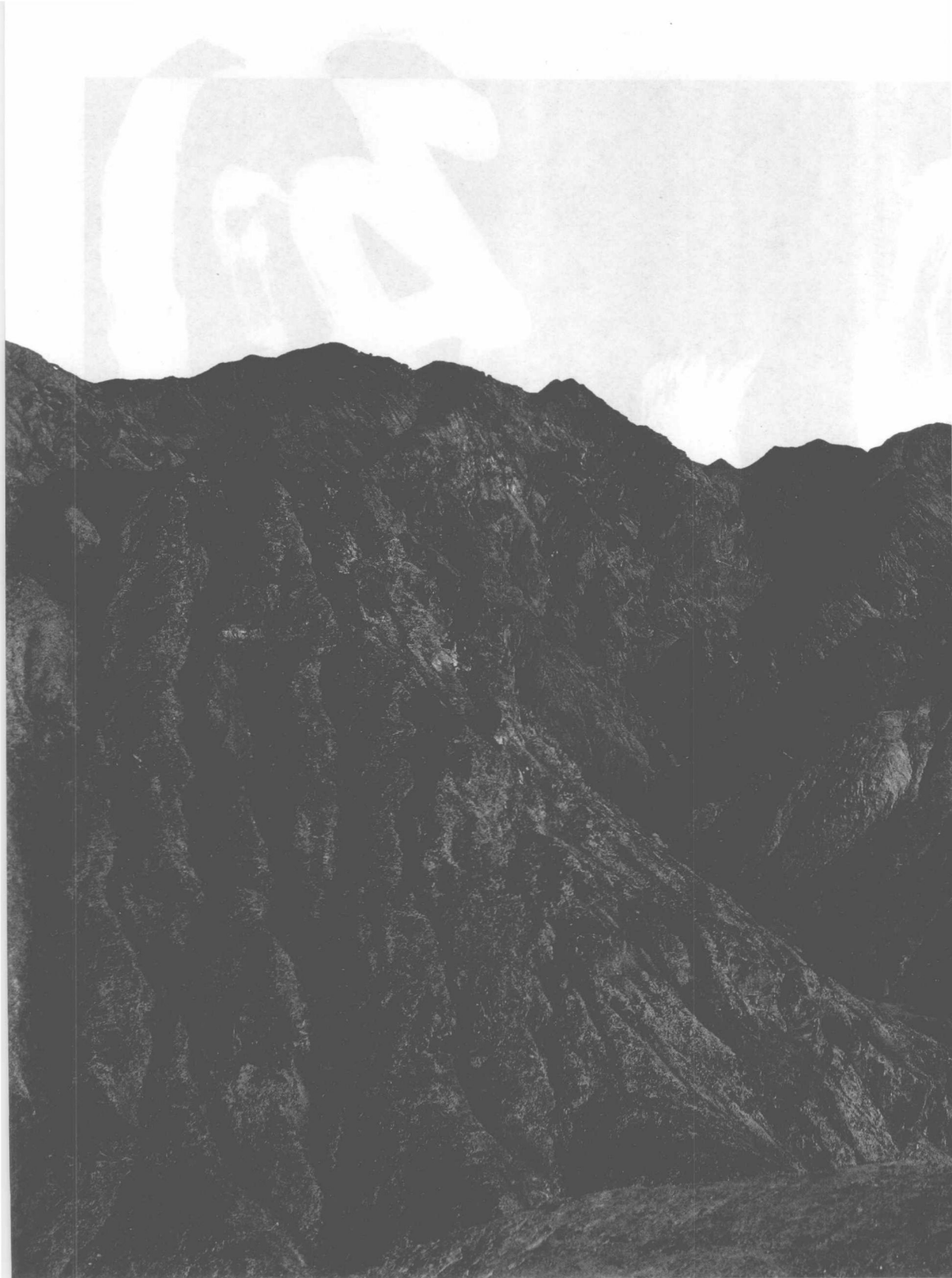
纪实★恶人谷与四大名捕

导演手记★《西风烈》，大干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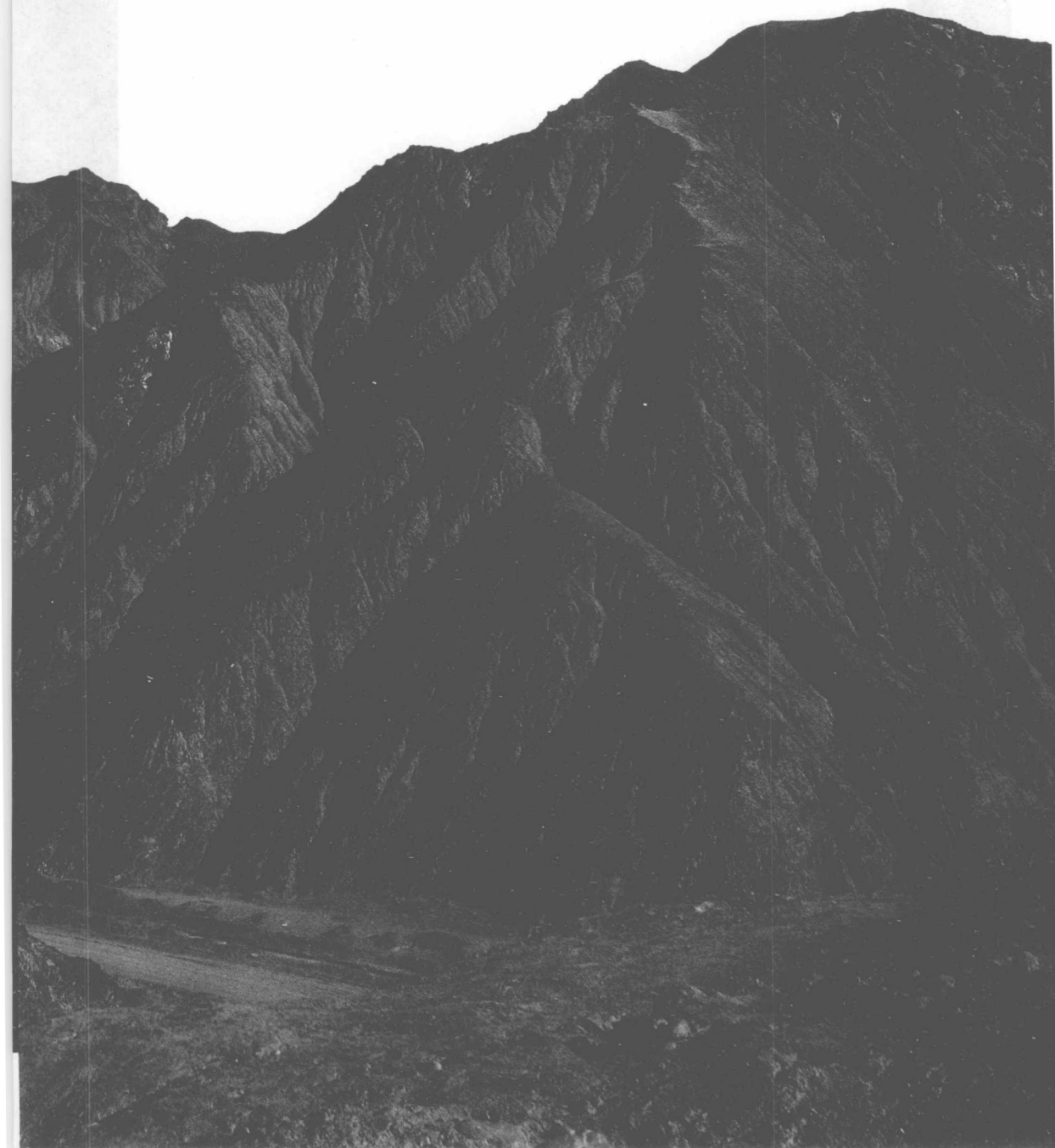
四大名捕  
高群书★作品

中國華僑出版社





电影小说  
**西风烈**  
高群书



# 引子





香港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冷气肆虐，似乎要驱散每一个人身体里的湿热。作为北方人，张宁虽然已经在南方待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没有适应南方的这种潮湿闷热。身上黏乎乎的感觉让他手足受困，每年夏天他都会怀念家乡的干爽。

大厅里冷气侵袭身体的感觉让张宁舒服了很多。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窗外。街道上各类草木葱翠欲滴，忙碌的人们无声无息地移动。香港给张宁的第一感觉很奇妙，比他在电影里看到的更加干净，更加幽雅。张宁再次贪婪地吸了一口清冽的冷气，迈步走出了车站。

没有人来接他。当操着各地方言的旅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吵吵嚷嚷一拨一拨地离去后，张宁一个人孤独地站在了出站口。约定的时间还没到，在这段时间里他无事可干，也没有地方可去。漫步香港的街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时候他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一切都无所谓。

张宁朝着左手边人少的方向漫步而去。

尽管和深圳只隔一个罗湖口岸，但是，香港的繁华依然超出了张宁的想象。也许是因为他并不经常暴露于白昼的大街上，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充满汗味和喧闹的拳馆，所以即便对于深圳这个他已经待了一年多的城市，他也依然保持着初到时的陌生感，他的心仍然停留在一年前的长沙，那里有他心爱的姑娘。

想到孙静那张恬静微笑的面孔，本来已经被跑马地的热闹感染得有些兴奋的张宁不由得一阵黯然，心里一阵发紧，墨镜下的他的眼睛也有些酸涩。但是在他的脸上，却仍旧是一副木然的表情。事实上，在这张脸上，已经很难看出什么表情了，那纵横的几道伤口被缝合后又重新被打裂，重叠的伤口让他失去了拥有丰富表情的可能。若不是因为墨镜的遮掩，他的鼻子也很容易被人发现是歪的。尽管如此，张宁知道，医生确实已经尽力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张破碎的脸。这是一年多的深圳黑市拳赛留给他的纪念。本来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拳台上比赛，但是在体育学院里一时的年少气盛，出拳伤了人，让他告别了美好的前程……张宁现在并不感到后悔，他认为这就是命运。旦夕祸福，谁能把握得住呢？若不是因为那次冲动出拳，他不会被开除；但是，若不是因为被开除，他又怎么会遇到孙静呢？

因为孙静，一切都值了。对于张宁来说，孙静就是他最后的命运。为了孙静，拿不拿冠军无所谓，打不打黑拳无所谓，甚至能否像正常人那样生老病死、得以善终也无所谓。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奢求更多了。





香港街头的陌生和繁华并没有给张宁带来压迫感。香港是一个适合隐藏的城市。张宁不喜欢那种被人注意的感觉，但是，他那张破碎的脸以及长期的黑市拳击带来的杀气，使他想尽办法低调也是枉费心机，甚至连遮挡面目的墨镜到了他的脸上，都增加了几分杀气。他太容易引人注目了，实在不适合做一名杀手。

但是走在香港街头，张宁却没有了料想之中的紧张感。香港人见多识广，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他们早已见怪不怪。张宁走在街头，周围的人群对他视而不见，他如入无人之境。

张宁的手一直插在自己的口袋里，口袋里放着一部手机。那是临来的时候联络人给他的。联络人告诉他，到了香港之后，主顾会用这个手机和他联系，给他必要的工具，告诉他要杀的人出没的地点。张宁担心自己错过电话，所以他一直用手握住那个手机。

即便如此，张宁还是不放心。他担心香港街头的吵闹声会掩盖过电话的铃声。尽管长期习武训练出的灵敏的感觉一定会让自己及时地发现来电的铃声，但是张宁还是时不时地把电话拿出来瞧一瞧，看看有没有未接来电。

反复折腾了几次，他干脆把手机拿在手里摆弄起来。这是一款常见的诺基亚黑色手机，外形普通，但是功能强大。看到摄像功能时，张宁的眼睛一亮。自己既然来到香港，干吗不拍点照片？虽然自己不是来旅游的，但是拍点香港的街头风景，拿回去给孙静看，孙静一定会很高兴。张宁为自己能想到这个主意而感到兴奋。他一边走，一边对着周围的建筑不停地拍来拍去。

每拍完一张，张宁都会拿到眼前，看看照片的效果，他想象着孙静看到这些照片时的神情。离开孙静一年多，张宁总喜欢给自己见到的新鲜事物拍照，他梦想着有一天能与孙静分享。

对面大楼上一个巨大的屏幕吸引了张宁的注意。他赶紧举起手机对准了对面的屏幕。即使在深圳，张宁也没见过如此巨大的屏幕，张宁想要拍下来给孙静看看。但是突然，张宁被屏幕里的影像吸引住了。

大屏幕上正在播放新闻，画面是西北的一个小城镇，一个长相滑稽的壮汉因为拆迁房子的问题，正在和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争执着什么。在中国内地，到处都有拆迁引起的纠纷，这不算什么。只有香港人大惊小怪，引以为奇。在内地，人们早已熟视无睹，别说是一个城镇里的拆迁纠纷，即使是长沙、深圳这样的大都市里的拆迁纠纷，不也多的吗？

让张宁感到有趣的是，这个长相滑稽和粗野的西北汉子竟然在自己要被拆迁的



房子前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与严肃的五星红旗非常不协调的是，在红旗下面的门楣上写着“老白蛋黑白铁器社”。更让张宁好笑的是，在这个房子的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红字：“最牛钉子户”。

“老白蛋？最牛钉子户？”张宁喃喃自语，不禁哑然失笑。一边笑着，一边不忘赶紧将大屏幕上的内容用手机拍下来。

张宁一边走，一边拍，忘记了自己此行的任务，他像街上任何一个普通的大陆游客一样，兴高采烈地欣赏着眼前这个花花世界里的繁华街景，忘记了即将面临的危险。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就在不远处，远远地跟着张宁。黑色奔驰车里坐着三个人，前面是司机和一个魁梧的壮汉，后面的暗影里坐着老板模样的人。他们已经跟了张宁一段不短的路程。因为街上车流众多，张宁根本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人跟踪，他还在兴奋地四处乱拍。

壮汉从包里摸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张宁在擂台上的冷酷的面孔。他看了看照片，然后向张宁望去。

“是他吗？”暗影中的人冷冷地问道。

“老板，是他。”壮汉恭敬地回答。

“那还不马上让他干活？还等什么呢？我要让那个姓黄的赶紧死！”黑暗中的人恶狠狠地说道。

“明白了，老板。”司机一踩油门，奔驰车突然加速，到了张宁面前猛地刹车停住。张宁被吓了一跳，警惕地侧身站在奔驰车旁边，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不测。他手里握着的手机还处于拍照状态。

没有张宁预想的意外。奔驰车的前窗缓缓摇下，一张照片和一个黑色的小包从里面甩了出来，张宁赶紧伸手接住。这时他已经明白了这些人的来路，要么是杀人的主顾，要么是杀人主顾派来的人。张宁很想知道雇他杀人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奔驰车的玻璃挡住了车里的人的面目，张宁没法看清楚对方的相貌。他知道除非对方想让自己看见，否则自己绝对不能主动去看对方，这将会惹来杀身之祸。

张宁拿着对方刚刚扔出来的照片和小包，站在奔驰车旁，一言不发。小包体积不大，但是很重，张宁凭手感和形状就知道，小包里装的是枪。

张宁已经从刚才拍照的喜悦心情中清醒了过来，明白了自己此行的任务是杀人，而不是旅行。照片中那个人的面貌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个不知身在何处的倒霉蛋肯定想不到，很快就要成为张宁的枪下之鬼了。



让张宁意想不到的，奔驰车并没有马上开走，在车的前窗缓缓关上的同时，车子的后窗却缓缓地摇了下来。一张胖胖的脸出现在了车窗口。他一言不发，用冷冷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张宁。张宁知道这是自己能够见到买家的唯一机会，除了这一刻，他将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张宁的胳膊垂在身体两侧，他用自己的衣服做掩护，偷偷将握在手中的手机的摄像头对准了这张胖脸，使劲地按下了确认键。

就在张宁按下确认键的同时，奔驰车窗已经迅速地关上，车子疾驰着驶入了川流不息的车流。张宁目送车子融入车流，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张宁紧握手中的手机和小包，快速地离开，他再也没有了拍照的心情。从这一刻起，他的任务就真正开始了。

张宁找到最近的一家商场，进入洗手间，打开了黑色的小包。小包里装着的果然是一把手枪，还有满满一弹夹子弹。张宁将手枪再次检查了一遍，枪已经被打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将枪放入小包，他走出了商场。

“嘀、嘀”两声，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只有几个字：“鸿宾茶楼，四点。”

张宁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离四点不远了。于是，他拦住路边的一辆出租车。突然，张宁想起了刚才拍的奔驰车里的男人，于是拿出手机，一张一张地翻着。里面有他拍的香港街头的各种街景，还有西北小城镇里那个和拆迁人员吵闹的汉子，在好多个西北汉子的滑稽表情之后，他看到了他要找的人。因为被衣服挡住了光线的缘故，照片显得有点模糊，但是还能够分辨出大致的相貌。

张宁想起了联络人说过，自己的职责只是要完成任务，不要打探买家是谁，以免惹祸上身。就在将要按下删除键的一瞬间，他想到刀条瘦脸那凶狠的目光以及睥睨自己的神态，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不听联络人的话，保留这张照片，或许以后用得着也说不定。

鸿宾茶楼很快就到了。张宁付钱后，看着出租车离开，然后一个人径直走了进去。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茶楼里人很多，尽管如此，张宁还是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自己要杀的对象。

张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步走到大厅中央，猛地从口袋中掏出已经上膛的手枪，朝着茶楼的摄像头猛开两枪。“砰、砰”两声枪响过后，摄像头发出一阵耀眼的火花，然后冒出一股黑烟。

本来吵吵嚷嚷的茶楼突然被这两声枪响镇住了，立刻鸦雀无声。人们在瞬间的





惊愕后明白过来是枪响，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尖叫声。

“抢劫，都趴下！抱头！闭眼！”张宁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大声地叫道。

香港警匪电影已经把香港人教育得很好了，知道是抢劫以后，反而不怕了。抢劫都是求财，只要不抵抗，匪徒就不会伤人。所以，一听张宁说是抢劫，都听话地纷纷趴下。

张宁并没有冲向收银台，而是快步走向最里面的座位。他的目标——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就坐在最里面的座位上。随着张宁的叫喊，他已经随着众人一起，慌张地趴在了桌子上。

但是张宁走到他的面前，用枪指着他：“黄先生！”

胖胖的男子愕然地抬起头，发现自己并不认识眼前的抢劫犯，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为抢劫者的目标。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张宁，张宁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他的脑门。

男子的脸被恐惧扭曲了，他惊慌地看着张宁，想要说点什么。但是，张宁已经没有耐心了。他也根本不想听对方说什么，手指连续扣动扳机，四发子弹全部射在了男子的脑袋上。随着子弹巨大的冲击力，男子的整个身躯猛地撞在后面的椅子上，鲜红的血液混着脑浆四处溅射。

茶楼里一片大乱。人们本来以为只是抢劫，所以都伏在桌上不动，现在发现张宁杀人，都争先恐后向茶楼外跑去。张宁收拾好手枪，压低帽檐，随着人流一起，快速地向茶楼外跑去。

张宁没有在香港停留，完成任务以后，他马上离开了香港。临走之前，他将奔驰车里的人交给他的手枪和小包全部扔进了海里，但是他没有遵照联络人的吩咐把手机一起扔掉，因为里面除了有他拍给孙静看的照片外，还有主顾的照片。张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终究会有一天，这张照片他用得上。





中国西北地区，浩瀚无垠的戈壁滩上布满粗砂、砾石，有风吹来，沙沙作响。一条条干沟横卧其上，偶尔还能看到麻黄、沙拐枣等耐寒植物点缀其间。此时，一辆破旧的越野吉普车疾驰在戈壁滩公路上，车里面坐着三个人：向西、何建中、杨晓明。

向西是这些人的头儿，外号叫“豹子”。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却已经屡建奇功。因为连破多起大案、要案，一时轰动警界，他如今已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一名处长。这次，湖南警方高层指名要人，让他专程来协助抓捕逃犯张宁。也许是长时间的行驶让他有些疲惫，也许是因为感到案子棘手，他的眉毛一直紧蹙着。

在执行这次任务的四个人中，坐在越野车后排的何建中年纪最大，他的外号是“藏獒”。从这个外号就可以知道，此人忠诚且凶狠，对朋友赤胆忠心，对案犯心狠手辣。这个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老警察破案无数，栽在他手里的大小案犯不计其数，但是因为脾气倔强，多年来都未能得到大的升迁。虽然只是一名普通警察，但是，他在警察中间却享有极高的威望。

杨晓明是一个乐观的小伙子，十几个小时连续的驾驶也没能让他感到一丝沮丧和疲惫。他的哥哥是何建中的老朋友，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了，临死前嘱咐何建中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弟弟。杨晓明虽然有着很好的身手和车技，但是为人非常单纯，所以何建中对他极其不放心。杨晓明还只是个合同警察，何建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给他转正。杨晓明管何建中叫师傅，但在心里却把何建中当做自己的父亲。

这次一起执行任务的除了车里坐着的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外号叫“牦牛”的韩朝东。韩朝东饭量极大，一顿能吃八包方便面和十个鸡蛋。而他的力气和他的饭量一样惊人，虽然不能力挡惊马，却也足以以一抵十，故名“牦牛”。在刑警队里，他一个人可以同时和五六个人掰手腕，一只手对付两三个人，左右开弓，百战百胜，无人不服。他对何建中绝对信任，对向西的升迁却颇为不服，但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些想法都只放在自己的心里。

韩朝东没有和向西、何建中、杨晓明他们一起出发，他对当地非常熟悉，早早地被何建中派出去侦察情况了。

茫茫戈壁滩上，长时间的行驶，三个人都有些昏昏欲睡。笔直的公路蔓延到前方，一眼望不到头。超载的大卡车不时和越野车交错驶过，间或也能看见一辆驴车不紧不慢地在公路上晃荡。远处的戈壁草场上不时有成群的野马奔突，还有像驴一样大的黑羊成群结队。